

远古的车辙

——《大同》之六

侯建臣

《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

古人的事情，真是说不清，特别是远古的好多事，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依然是谜。但说不清也得说，那就说一说那已经被黄土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覆盖，或者说并没有被覆盖，依然存在于某一个地方，只是被一年又一年长起来又枯下去的草们保护起来的那一年的车辙吧。

商周时期，北方包括大同在内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被泛称为“狄”。这“狄”大致是指这一时期、这一地域居住的种族名称。后来，又先后有了“赤狄”“白狄”“长狄”之分。诸狄杂居，以牧为业，广阔的大同盆地应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中国古代一直就有“西戎、东夷、南蛮、北狄”之说，既然有南、北、东、西，那么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中”，那么“中”又在哪里？综合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种说法，大致可以确定，这“中”应该就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较为先进的一小块地域。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上古时期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华”，有光彩美丽的意思，也是出现在太阳或者月亮周围的彩色光环。而在“夏”前冠以“华”，是不是本身就有一种自我认可的荣耀感与自豪感，有自喻为太阳、月亮之意呢？《辞源》中解释：我国古代华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称其地地为中华，亦

称中原、中国。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广博的土地，也不知道当时的周王朝统治的长鞭能不能探到这里。如果能，又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管理的。而某一年，一位王的车驾，似乎来到过这北方偏远之地，且留下了“车辙磷，马齟齬”之声，把一个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身影，留在这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交接之地的暮霭、晨曦之中，也把他的车辙留在了这北方的山石与杂草之中。

据传，西晋初年汲郡古墓出土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周朝第五代天子姬满北巡、西征之事。大约是公元前965年，周穆王坐着他那由九匹马拉的敞篷大车，在全副武装随从的簇拥下，从宗周王城洛邑出发，一路北上。这普天之下都是我的地盘，这四海之内都是我的臣民，我要走遍我的地盘，我要让我的臣民看到我的威仪。估计这周天子是带了巡行天下的豪气，一路北上的。他们渡过黄河、漳水，翻越踯山、井陉山，沿着漳河北岸登越恒山。恒山应该算是由南而北到达大戎之地的一座较大的山脉，周穆王沿路看惯了南边的景致，不知道他站在恒山之上，看着北方，心底泛起的是什么波澜。

北地多寒啊！估计南方已是层林染绿，北方依然雪漫山川。但恶劣的环境，并不能让一个要统驭天下的人，停下前行的脚步。于是继续前行。

下了恒山，就是远古的大同湖消失

后留下的大同盆地了。在四面群山的环绕之下，大同盆地像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装着不少新鲜、新奇的东西，装着周穆王对北方所有的想象。

水就在前方，不绝之水唱着久远的歌曲，是自然的，也是质朴的；是随性的，也是奔放的。河上的鸟也与洛邑附近的不一样，河里的蛙声也是北方的蛙才能发出的声音。

羊群散落在各处，是流动的云彩，是草地的点缀，更是生机的呈现。而那赶着羊群的人，更多的时候是羊群影子下的隐者，是远离王庭的王者。

他们看着他们，他们知道他们就是这块土地上的生存者，他们逐水而居，把肉而食，把牛羊当成上帝，又把牛羊作为食物。

他们看着他们，他们在他们长期生活的土地上，看到了一群与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猜出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真正的王者，他们是从遥远的王庭来的人。他们心底涌过什么，但随即就淡然了，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里的天好高啊！抬头看一眼，就让人的心一下子变得很空很空。

这里的风好大啊！只要一吹起来，就把沙石吹得到处都是；多年的老树，被吹得晃来晃去，像跳起了神秘舞蹈的汉子；又像是不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使蛮力揪着拽着，让车驾走得十分吃力。

艰难是肯定的，河与山是阻力，沟

与坎也时时出现在路途之上。当然还有，那就是来自这个地方的人与动物的骚扰。每一种动物都有领地意识，人的族群也是。这种骚扰的心理，来自于陌生与害怕，也来自于自我保护。周穆王一行估计与当地部落有交锋，有交流，但最终没有让其停下继续前行的步伐。

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大同更北的阴山脚下。回望来时之路，似乎留下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次北巡，穆王的目的有多种可能，可能纯粹只是为了观光猎奇，随心所欲地周游天下；也可能是为了立德扬威，让一些距宗周王畿较远、没有连成片的散落之众感受周王朝的统治；还有可能，这北方杂狄不安分，不老实，经常制造出一点事端，让周王很是恼怒，便带人北上，给生事的族群一点颜色看看。

也许是高大的阴山挡住了周穆王一行的步伐，或者是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抵达阴山之后，他们又向西、向南，顺着另一条通道，走出雁门关，到达了大同更北的河套地区，向滔滔的黄河摆下祭品，点燃香烛，表达一个天子对河神的敬畏之情。然后向西，朝着王母所在的地方进发。而此王母是何王之母，就说不清了。这里就权当是一个故事吧！



一纸山水 几度春秋

虎善强

之妙想，以此传达山水画家创作过程中的自然性灵和心境。当然，想要达到画与诗和谐一体的含蓄美，需要画家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王世奇平素善于从诗事、习文、研经中汲取营养，从中自觉自省、钻研悟道，故其山水画每每能渗透出旖旎的诗意，达到萧然物外的艺术效果。王世奇山水画的艺术语境是通过精湛的笔墨艺术表现出来的，用笔的轻、重、缓、急和顿挫转折，以及自然地将勾、勒、皴、擦、点、染、烘等艺术手法系统地深化到立意立境的作品中来，他的山水画便呈现出不同的笔墨形态和节奏韵律，这样的画面能让读者的视觉产生丰富的感性想象和山水美的艺术空间，让人联想到恬淡、宁静、苍润、飘逸、刚健、厚重、苍茫、空灵等等审美感受。王世奇长于以笔墨语言传达他的心意趣和思想感情，这种艺术的变现力在于能将内在修养的境界与变现语言的技巧相辅相成、高度地结合。

自古画家崇尚“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即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则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说的是仁爱之人像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以博爱之心沉入到世俗之底去待人待物，像群山万物张开自己真诚的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亦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故能永恒。王世奇在研习山水画艺术中不止步于单纯的技法，而是去秉承儒、道中诸多优良传统，并将之再寄予他无限热爱的生活，生活又滋养赋予了他更多的艺术灵性，所以他的山水画给读者的愉悦感不单是精湛的画技，更有贴近生活本真气势沉雄苍郁、意境悠远空灵的诗意艺术。王世奇在他的画集随笔中亦有如此深刻的感悟：“农村生活的气息，体现在人的朴实、生活的纯粹、自然的和谐，有着春华秋实的景貌，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一亩一垄，鸡鸣狗吠，驴马牛羊，残塘枯荷，甚至是一朝一夕，静谧与安详、物与我，生活其中对于艺术增进有大益……”

中国山水画素有南派的清幽雅致、怡静远逸，和北派的峰峦浑厚、气势雄强等艺术特征。王世奇是地地道道的塞北人，在他赠予我的两本画集中却是有比较鲜明的两个艺术特色。他的第一本画集大约出版于2011年，其画清新自然、怡静远逸，竟是典型的南派画，颇有明朝画家李流芳之遗风。细想，王世奇这本画集之所以呈现如此显著的艺术特点，大约师法于《芥子园画谱》。王世奇自习画起，靠的是自学自悟，这与中国近现代许多国画大家的从艺之路颇为相似。譬如画坛名家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陆俨少等，都是通过《芥子园画谱》这部艺术天梯到了国画艺术的顶峰。王世奇的第一本画集已经很见功力，在其作品研讨会上，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王世奇的第二本画集，汇集了他入室国画大师吴悦石先生门下所有的经典之作。吴先生是北京

人，故王世奇的这本画集承继了吴先生国画艺术的诸多优点，酣畅淋漓、雄浑敦厚、纵逸奔放，具有了显著的北派画风艺术特点。这本画集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北方豪迈、雄强的精神气质，其艺术的张力更具冲击力，赋予了自然山水之勃勃生机。具体而言，这本画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构图巧妙，虚实详略有度，自然气息浓郁。黄宾虹说，中国画有三个不朽：用墨不朽，诗书画合一不朽，能远取其势近取其质不朽，后者说的便是构图。王世奇对自然界一山一水无比地崇敬，故其在内心里凡尘不染，早蕴藉下万千山水，所以他在构图上便能得心应手。他的作品顺应自然，贴近生活，却又凝聚着自然天地之灵气，古朴高远而祥和瑞气。王世奇善于从远形近神中立意，来观照自然叙述生活，同时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及禅意大隐于其中。国画之虚实，其传递的美感境界是其他艺术所不能达到的。王世奇深谙其道，其作品运用虚与实的艺术表现寄情于景，画卷上往往展示出高低起伏的山峦，山间或青葱或苍劲干枯的树木，寺宇仙阁在山川间或隐或现，徐徐而行的老者，遥望前川的驮夫，大隐其间的高士，横跨溪头的小桥，逆流而上的小舟等等，既突显出了浓郁而美好的自然气息，同时又又体现出画家在创作中的精神意趣和热情追求。

王世奇的山水画始终贯穿着一种激情，弥漫着温暖的光泽，亦蕴藏深厚的文化底蕴。观王世奇近两年创作的作品，其画山之劲拔苍莽、葱茏雄浑更彰显出画家的气度和胆魄，我们就此可以感悟到一个强大的气场和精神魅力在有力地搏动。这种魅力的光泽是温暖的，是祥和的，是令人欣慰的，更容易触动人的满怀激情。就此可以看出，王世奇不仅具有诗人兴奋的眼光，更有一个解读社会的大胸襟大情怀。国画大家吴悦石在《王世奇画集》序中道：“能于纷繁现象中认识传统文化，守其心，宏其志，于平常之中寻求真象，故其画深得古意，笔力苍劲，朴素浑厚，气象高远，平中寓奇，笔墨之妙用，趣味之横生，令人赞叹。”

王世奇的山水画阳刚律动，阴柔静谧，包藏万千。中国哲学从来没有离开过山水，山之阳刚静立，水之阴柔流动，一阳一阴，一静一动，妙之无极。王世奇的画承继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之笔墨韵势，往往以近景实笔展示大山挺拔腾立的感觉，反以虚笔甚至是直接大片的留白来表现水的静谧、深邃无限。庄子《天道》篇曰：“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此文原意虽然说的是人的心境意念，但是其以虚致静，以静致动的哲学理念运用在国画艺术上亦是分外妥帖。正所谓动则不动，静则不静，神也。王世奇的山水画包藏万千，倘若读者再潜心研读，便会油然而生更多的禅意。很喜欢王世奇随笔中的两句话：“不止画画这一科要耐得住寂寞”“文化自信，首先是文化自省。”王世奇这一路走来，一纸山水，竟是他甘守寂寞的几度春秋。

草木成书

许海龙

晨光漫过矮墙时，墙根的蒲公英正簌簌抖落夜露。指尖抚过叶片上细密的锯齿，忽觉草木原是天地间最耐心的史官——那些蜿蜒的脉络是竖排的行楷，虫噬的孔洞作标点，将春夏之交的故事，细细写进每片新叶。

槐树新抽的嫩叶，像孩童攥紧的拳头，一天天舒展成翠绿的手掌。风过处，万千叶片沙沙作响，恍若书页翻动的私语，记录着阳光在叶脉间流淌的轨迹。有些叶片被虫啃出规则的缺口，倒像是不小心滴上的墨渍，反而成了独特的印记。更妙的是清晨时分，叶片边缘缀满晶莹的露珠，像是给文字镶上了银边，等到日头升高，露珠便化作水汽，只留下淡淡的湿痕，恰似被岁月晕染的字迹。

蔷薇攀着竹篱疯长，粉白花瓣层层叠叠，像未干的墨迹晕染在墙头。清晨花瓣挂着露珠，娇嫩得能掐出水来；午后褪去几分艳丽，显出几分沉着；至暮色中竟成了半透明的笺纸，隐约透出岁月沉淀的温柔。蜜蜂穿梭其间，翅膀振动的嗡嗡声，仿佛是书页翻动时的呢喃。有时一场急雨袭来，花瓣纷纷飘落，散在青石板上，像是洒落的诗行。

青杏挂在枝头，表皮细密的绒毛藏着未成熟的倔强。某场雨过后，忽然发现它们又圆了一圈，像匆忙写下 的批注，将春夏的交接点缀得愈发清晰。凑近了看，还能瞧见叶片在果实上投下的影子，像是给文字加的注释。偶尔有调皮的孩童捻一枚青杏咬上一口，酸涩的滋味让五官都皱成一团，却又忍不住再尝，这大概就是

青春年少的滋味。

邻家阿婆总在槐花开时熬槐花饭，蒸笼腾起的热气里，裹着叶片的清香与岁月的味道。那些被揉进面团的花瓣，成了童年时光里最柔软的书签。老枣树下的石桌布满裂纹，父亲曾在此教我识字。如今石缝里钻出野薄荷，清香中混着沧桑，如同被岁月反复翻阅的旧书，每页都有折痕，却更显厚重。

去年暴雨折断的老柳枝，原以为它会就此枯萎，没想到断口处长出新芽。破损的“书页”上，新的文字正在生长，原来残缺处亦能续写生机。这让我想起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草木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或许正是新故事的开端。

站在春夏之交的门槛上，忽然懂得草木为何执着书写。它们不在意是否有人翻阅，只将生命的更迭、时光的流转，化作永恒的墨迹。而我们何尝不是天地间行走的书页？在得失荣枯间，终将被岁月装订成各自的篇章。暮色渐浓，晚风又起，草木的书页沙沙作响，这声音里，藏着世间最朴素的真理。

夜露再次爬上蒲公英的叶片，我轻轻合上手掌，仿佛握住了半卷时光。草木仍在书写，而我，也该在自己的人生篇章里，认真落下新的一笔。毕竟，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是值得被记录的诗行，每一次挫折与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注脚。当岁月翻过这一页，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夏。



溪山吟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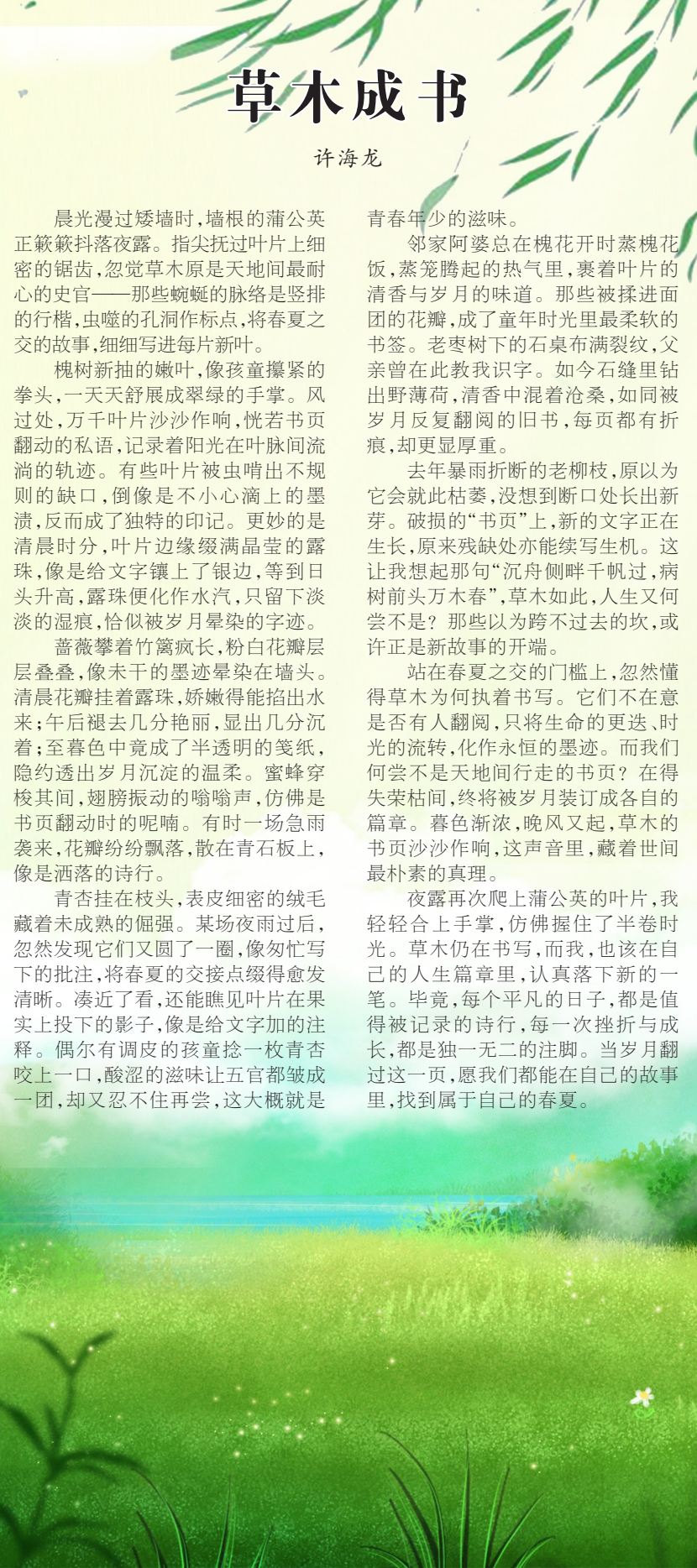
王世奇作

老子《道德经》曰：“致虚极，守静笃。”其所包涵的自然、清静、虚淡的道家思想，自古是中国山水画表现道家文化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极有限的空间里述化“道”中所阐释的一些哲理。明末清初画家恽南田讲山水画与“道”的联系：作为画家“须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此为天人合一，自然之灵性画家心境和谐一体的最高境界。读《王世奇画集》，便能给予人这种朴素而美好的审美感受。

王世奇多年来潜心研习“黄山派”画坛巨子梅清、石涛之国画精髓，以及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纵横奇峭之趣，练就了扎实稳健的艺术功底，后得当代国画大师吴悦石先生赏识，收他入室弟子。王世奇的山水画师法古人，

但更注重承继其笔墨之精神，鉴古而不泥古，多呈现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此正如作家王祥夫先生所言，“画山水以明自心。”亦如他本人所言：“师古人，不在师其貌，而在师其精神，精神在用笔用墨，在其追溯渊源之过程，知古人其心其人，学兼养到，方能师到妙处，为我所用。”

王世奇的山水画最显著的特点是意境高雅，注重水墨韵味之外的语言锤炼。苏轼赞美王维的诗曰：“摩诘画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国山水画历史博大精深，来源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转而孕育出含蓄的美，一代一代承继下来，美的质感由清新到朦胧，再由朦胧而至清新，虚实相生，虚实相生。虚实之间，中国山水画成就了与诗歌一样的意境，讲究意境中天地之灵气，以及集结于人心



杨毛穗，塞北春天的浪漫之约

刘继红

一场春雨过后，天朗气清，站在高处放眼望，树木都已染上疏疏落落的绿，像给大地罩上了一层柔美的青纱，让人不由得长舒一口气——这姗姗来迟的塞北之春，虽还不是那般繁花似锦明艳浓丽，目之所及，却也自有一份清新质朴的美。

此时，如果用高镜头对准那片青纱，放大，再放大，便一准能看到一株株高大笔挺的白杨树，再细细一瞅，那伸向天空的无数枝杈杈杈上，缀着一穗穗小小的“流苏”，正随风轻摆。

这一场景的出现，便意味着在我们当地春天的第一道山野美味正在隆重登场，这就是“杨毛穗”，我们也叫它“杨不穗”，还有人称它“杨树吊子”“毛毛狗”，杨树那一穗穗浑身细绒，酷似一条条褐色毛毛虫的便是它。

每年到了杨树挂穗的时节，田野里的杨树树下便热闹起来，捡穗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步行的，有骑车的，甚至有开车专程寻来的。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清早起来跟小伙伴一起去拾捡杨毛穗，是一场难忘的盛事。

杨毛穗怎么吃？首先要挑新鲜落地、绒毛中富含水分的，抖落泥土、小虫等杂物，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焯十多分钟，捞出后放入清水中浸泡。这一步是为了祛除杨毛穗的苦味，浸泡时间通常需要大半天。泡好的杨毛穗攥干水分后就能吃了，可以凉拌，可以炒食，也可以当馅料做油炸糕。当年父亲还曾把这三种吃法划分了等级，凉拌最简单，只需放油盐酱醋等调一下味，叫“贫农吃法”；炒食稍微讲究一点，比较费油，称之为“中农吃

法”；油炸糕最复杂奢侈，就属于“贵族吃法”了。

我最喜欢把杨毛穗炒着吃。弄俩大圆土豆煮七分熟，去皮擦擦丝，锅中热油，放入花椒面、葱花炆出香味，加杨毛穗和擦好的土豆丝，翻炒均匀，至土豆丝泛出金黄色，放少许盐、味精拌匀，接下来就可以装盘开吃喽。小时候，母亲炒好了杨毛穗，我会纯拿它当主食，狼吞虎咽两碗下肚，别的啥都不稀罕了，一个字：香！

后来外出求学，跟异乡的朋友们聊起杨毛穗，才发现外地人很少把它归为食物，吃杨毛穗几乎可以算得上我们大同当地的独创。据说是先辈们在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里，无意中发掘出来的吃法，演变至今，已经成为每年春天标志性的时令美食。

最近我上网查询方知，杨树雌雄异株，这种“毛毛虫”是雄树开的花，它借风为媒，花粉随风飘到雌杨树的子房上，完成授粉过程。而诗文中那种漫天作雪飞的白色“杨花”，则是雌花与雄花爱的结晶。网上还说，杨树雄花含有不少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清热解毒，止痢止泻，增强免疫力，是妥妥的健康食品呢。

原来，这形似毛毛虫的杨毛穗，竟有着如此美好又浪漫的内涵：最早读懂春讯的雄杨树，用一簇簇花穗向雌树传递出爱情的信号，而弯腰拾起花穗的我们，又把这份浪漫融入人间烟火，化作舌尖上的一碗春鲜。

明年，一起来塞北与杨毛穗来一场邂逅吧，把一穗穗散落的情话，做成流连于齿间的美味，和杨树们一起，共赴一场春天的浪漫约会。